

## 二姑的婚事

■曾军

从母亲口中得知二姑走了，我心里一怔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二姑不过六十岁出头，怎么突然说走就走了呢？

二姑是后院小爷的独生女，比我母亲大三岁，与我家是紧挨着的邻居。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二姑经人介绍与二姑父结婚了。考虑到小爷孤身一人，年纪也大了，二姑父便以上门女婿的方式住在二姑家。

一年后，二姑生了个男孩，和我是同年出生。但随后，二姑和二姑父之间却不知为何发生了很深的矛盾，在孩子7岁那年，这段婚姻便匆匆走到了尽头。离婚后的二姑，没有正式工作，只能靠种地卖菜维持生计，还要独自抚养年仅7岁的儿子和年老体弱的小爷，日子过得清苦。

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。记忆中，我经常能看到，大夏天二姑一个人顶着烈日在菜地里劳作，一直忙到日落西山。然后第二天一大早，又到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，装满竹筐，用扁担挑到菜市场叫卖。其实，这是当时村里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，可二姑这样辛劳格外让我们难受。为了这个家，二姑还是默默承受了，而且一过就是好多年。

后来，在有心人的撮合下，二姑和现在的二姑夫李叔走到了一起。李叔是外乡人，也算是倒插门，他心肠好，又肯吃苦。有了李叔的帮衬，二姑家的日子逐渐有了起色。印象深的一件事是，李叔利用房子边上的空地搭建了一个洗澡间，虽说每次洗澡要不断添加煤块来加热水箱中的自来水，但在当时人们洗澡都还不太方便的情况下，已经很让人羡慕。李叔对待小爷也像亲生父亲一样，最后还排排场场为小爷送终，村里人私下里都说二姑找到李叔，算是有福气了。

前些年，村里刮起一阵盖房风，各家各户都忙着把危旧瓦房推倒，在老宅基地上盖起了小洋楼。房子盖的一栋比一栋漂亮，没盖房的人家屈指可数，二姑是其中一家，当然还是因为经济紧张。谁不希望住上结实漂亮的楼房呢？不过李叔到底没让二姑失望，东拼西凑好不容易也盖了一栋小洋楼。乔迁那天，左邻右舍都来祝贺，二姑忙着招呼客人，给大伙儿敬酒递烟，脸上笑得合不拢嘴。

新房子带来新气象。本来以为好日子会一直延续，孰料没过几年，二姑身染重疾，住进了医院，短短几个月时间便被病魔夺走了生命。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过了两年，李叔竟然也因病去世。而二姑那个和我同龄的儿子，选择去南方打工，至今杳无音信，只留下那栋空荡荡的房子，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。

一晃，过去快十年了。现在每次回老家，看到二姑房子门前长满了青草，常年紧锁的门窗上也落满了厚厚的灰尘。那门窗里锁住的不光是岁月，还有一段段曾经鲜活的往事。

二姑就这样走了，她的一生，充满了挫折，留下的是一声叹息，也许这就是人生真实的模样。作为晚辈，唯有在心中默默祝福：愿二姑在那边一切顺遂！

## 外公

■徐志学

外公去世将近14年。每次想起他，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。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2009年8月30日晚，我刚睡下，突然听到隔壁父亲房间的电话铃声大作。谁会这么晚打来电话？我披衣起床，刚一接通电话，话筒里就传来么姨急促的声音：“不好了，你外公从高处掉下来，把头碰坏了。”我急忙吩咐她采取急救措施，并迅速与120联系。可救护车赶到外公家，他却执意不肯去医院，无论么姨等人怎么劝说，他都始终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和母亲急忙赶到外公家，他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张开大口急促地呼吸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我轻声呼唤他，他只知道点头，已不会说话。知道是我和母亲来看望他，他的眼里慢慢地溢出了一滴滴泪水。

2009年9月1日，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，这天晚上，83岁的外公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，带着无限的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我和母亲嚎啕大哭，闻讯赶来的邻居也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安葬外公时，村里自发前来送葬的人有二三百人，人们心里都怀着对外公深深的敬意。

外公去世的前几天，还在地里辛勤劳动，挖花生、栽油菜、晒谷子等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，乐呵呵的，像个年轻人。听说外公突然去世，很多人都难以相信。

外公一生粗茶淡饭，一直过着节衣缩食的勤俭生活。回想他的一生，吃了很多的苦。年轻的时候曾到丹江口修过几年水库，后回家务农，家里人口众多，他虽然是壮劳力，也只能勉强糊口。

后来，外婆因病去世，家里的担子全压在他身上，他硬是含辛茹苦地把4个孩子拉扯成人，一生都不曾清闲过。

外公待人和善，与村里人相处几十年，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、争过嘴，总是乐善好施，所以人缘特别好。

追忆外公的一生，朴实无华，日子虽然艰辛，却总是乐观，在平凡的人生里用善良涂抹生活的底色。



## 想念桃花

■陈昊

小时候，我似乎没有太在乎桃花，而在乎那熟了的桃儿。

记得上屋娘房背后有一树桃子，个大、味美，样子就像少女那粉红的脸蛋。一到桃子长成，就吸引了村里孩子的眼睛。不知有多少孩子动了要吃它的心事，可那桃树离上屋娘的房子太近，一有动静，她家的那只四眼狗就咬开了，接着就是一个瘸腿女人拿着棍子从屋里走出来，板着脸骂骂咧咧地出现在那个门洞外。所以，那桃子从来没有被人偷过。

我住在上屋娘的屋下头，每年桃子熟了，一树红桃就在我的眼前，鸟雀们比人还急，抢着去啄桃儿，上屋娘总叫我用竹竿赶，吓得鸟雀乱飞。由于怕人偷桃，上屋娘趁早就把桃子打了，一杆杆敲落在竹席上，一个个拾进竹篮里，像王母娘娘的蟠桃那样诱人。

上屋娘的四眼狗是不咬我的，上屋娘也喊我去吃桃，可我妈总拽着我的膀子不叫我去。上屋娘无儿无女，还是个瘸子，那桃子是她一年的零花钱。

村里人说那棵桃树是上屋娘的摇钱树，是老天可怜她，才让那个土坎里冒出一棵桃来，不然，咋那么甜，那么好看呢！我妈也让我帮上屋娘看那棵桃树上的花，看那桃树上的果，我看着桃树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看着桃儿一天天长大。我砍刺罩过那桃树的树干，用绳子捆着刺，从树苑缠绕到树杈，让小孩摘不了花，也偷不了果。因此，上屋娘也很疼我。每次打桃时，总要留几个鲜美的桃儿在树梢，说是给鸟吃，实际上是留给我的。于是，我就上树，喜滋滋地摘下。

那桃儿实在鲜美，不是一般桃儿所能比的。它肉厚，甜里带点酸，一口啃下去，就会啃出一大块肉，露出那血红的桃核来。

有一年夏天，等上屋娘打完桃子，我就上那桃树摘桃子，在浓密的桃叶间，我一连摘了六个桃子。在树下，我一边摸桃儿，一边朝嘴里塞，正要咬桃子时，表弟一把抢走了，我紧追慢赶也没有赶上他。

丢了六个桃子不要紧，关键是那六个桃核不能丢。每次吃了桃儿，我要还桃核给上屋娘。她说过，她那桃树是仙桃，桃核不能随意给人，如果别人家种出这种桃树，她的桃树就难结果了。为此，我打了表弟，抢回了桃核，还得罪了我姨。后来，我更努力地给上屋娘看桃，不让一朵桃花受害，不让一个桃子受害。

听我妈说，我小时候就是上屋娘背大的，桃花开了，她就背我看桃花，桃花开到最艳时，她还将我放到桃树枝上，让我去亲桃花，上屋娘在下边用双手托着，我咧着嘴笑。

上高中后，我很忙，就再也没有工夫照顾上屋娘的那棵桃树，倒是吃到了上屋娘托人给我带的桃子。1985年暑假，我回家时，发现上屋娘的那树桃子正红着，连桃树枝都快被压断了。我快步走到那棵桃树下，伸手去摸那些可爱的桃儿。就在这时，我妈发话了：“你要想吃，就摘吧，上屋娘是不会骂你了！”我随口问她：“为啥？”我妈说：“她死了，都半个月了！”

上屋娘是这一年麦黄时死的，听说，她死的前一天，还到桃树下数过桃子呢！三十多年过去了，那树桃早就不在了。可它像栽在我的心中，一直开着花，一直结着桃儿。

A12



清明·长记忆

责任编辑：李雅丽  
2023年4月11日 星期二  
编辑：杨箫瑟

